

你是否對自己說過,“有了錢和時間,我就帶着心愛的人去環遊世界”?

但事實是,你留在家裡,朝九晚五地上班下班。可能一年去度一次假,時長不過三五天,目的地是海島小鎮或者某個異國都市。環遊世界?這夢想像情人,永遠和你若即若離。

所以,11年前,當赫爾曼·扎普和妻子坎德拉里亞·扎普決定開着他們那輛造于1928年的老爺車,義無反顧地跨出周遊世界的第一步時,周圍所有人都給了他們掌聲。

現在,這對夫妻跨越了4大洲不說,還在路上生下了4個孩子。孩子們的國籍各不相同:最大的潘帕是美國人,8歲;5歲的二兒子出生在阿根廷;3歲的帕洛瑪是加拿大人,瓦倫比則是個澳大利亞的小寶寶,剛1歲。

兩人的足跡已經布滿整個美洲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。他們現在正在亞洲,旅行仍在繼續。

屬於扎普夫妻的傳奇興許得從很久很久以前說起。還是個小孩兒的他從出生的舊金山移居阿根廷,在爺爺的農場里玩耍、工作。10歲那年,他遇到了8歲的坎德拉里亞,從那時起,他們就再也沒有分開過。標準的青梅竹馬。

用 40 英裏的時速 征服世界

1996年,他們結婚了,之後開始短途旅行。第一次,他們花光了所有的錢,不得不依靠陌生人施以援手才回到家中。但這並沒挫敗兩人的積極性。2000年,擁有一份IT行業工作的赫爾曼決意辭職,“我們覺得,該上路了。”

赫爾曼的爺爺非常支持他們,他明白這對小夫妻真正想要的東西就是一直在路上。他將自己農場已經使用七十多年的老式派奇車送給了他們,還附上臨別贈言,“如果你想走得更遠,你就得走得更慢。還有什麼能比一輛老爺車更好呢?”



自那之後,這輛高齡老爺車就成了扎普夫婦的家。夫妻倆達成協議,老爺車的時速不得超過40英里。2000年到2004年,他們慢悠悠地從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一路開到阿拉斯加。回國逗留幾星期後,夫妻倆再次上路。2005年到2007年,他們完成了環繞南美洲的旅行,隨後在中美洲、美國和加拿大逗留,直到2009年。美國是他們一次性逗留時間最長的國家,總共13個月。然後,和老爺車一起,他們到了澳洲,接下來是亞洲、日本、韓國、菲律賓……

孩子們的教育是扎普夫婦在路上最大的擔

憂。幸好,藉助最新科技,赫爾曼和妻子得以在網上為孩子們下載定期更新的課程。每當在一個地方歇腳,他們會將課程打印出來,親自擔任老師,給孩子們授課。

在赫爾曼看來,讓孩子們觸摸世界,是比受傳統教育更受益無窮的事情。孩子們親眼見到了袋鼠跳,聽到了灰熊吼,“他們還看到了航天飛機如何衝破雲霄,在不同的國家里學習不同的語言,經歷不同的文化。”毫無疑問,這是無法複製的寶貴經歷。

在阿根廷,扎普一家是家喻戶曉的勵志英雄,許多人都用他們的故事來激勵自己。但在赫爾曼和坎德拉里亞看來,這並不只是他們一家的壯舉。“在過去11年內,有大約12000人向我們一家人伸出援手。幾乎90%的時間我們都住在別人家里,很少睡在帳篷里或者獸在車上。在菲律賓,我們借宿的家庭只有一個房間,我們將惟一的一塊肉和惟一的一張床給了我們,我們離開時,他們還為不能提供更多幫助而道歉。”

在熱情擁抱世界並被世界以同樣的溫暖回報後,扎普一家對於征服世界的興緻越來越濃。“我們已經開過了從地球到月亮這麼長的距離,而我們的目標是,繼續前進。”(三司馬)

趣話「二百五」

“二百五”是我國流傳甚廣的一個俗語,幾乎傳遍了大江南北。如今在本山大叔的小品中又簡化成了“二”。

據說,戰國時期身挂六國帥印的說客蘇秦被人暗殺了。齊王盛怒之下,發誓要給他報仇雪恨,但是久久查不到兇手。於是他想了一個計謀。他讓人割下蘇秦的頭顱,懸挂在齊國國都(今臨淄)的城門上,張貼出告示說:蘇秦是內奸,殺他是為齊國除了一個定時炸彈。應該賞黃金千兩,望義士前來領賞。榜文一貼出,就有四個人前來聲稱是他們殺的蘇秦。齊王說:“你們可不許說謊。”這四個人一口咬定是他們所為。齊王說:“好,真勇士也,賞給你們黃金千兩。可你們打算怎麼分呢?”四人回答:“平分,一人二百五。”這時齊王變臉了,他拍案而起,厲聲說道:“來人,把這四個‘二百五’拉出去砍了!”

還有一種說法是,這句話來自“推牌九”。牌九是舊時的賭具,其中有“二板”(四個點)和“幺五”(六個點)兩張牌。這兩張牌和在一起是十個點,在推牌九時被稱作“斃十”。“斃十”在牌九中是最小的點,誰都比它大,它什麼牌也吃不了,所以牌局上的賭友就用二板和幺五的簡稱“二板五”來形容那種什麼也干不了的無用之人。久而久之,在流傳過程中發生音變,“二板五”成了“二百五”,它的含義也變成諷刺那種自作聰明,辦事不靠譜,腦子缺根弦的主了。

又一說法,源于民間傳說。從前有一個秀才,為了考取功名廢寢忘食、發奮苦讀,可是終其一生都不曾中舉,連兒子都沒有生。到了晚年,老秀才終於心灰意冷淡泊名利了,反而喜得貴子,添得雙丁。秀才回想一生成敗,不由得感慨萬千,於是給兩個兒子起名:一個叫做成事,一個叫做敗事。從此秀才在家閉門課子,日子過得其樂融融。一天,秀才吩咐妻子道:“我要去集市上逛逛,你在家督促二子寫字,大兒子寫三百,小兒子寫二百。”秀才趕集回來之後詢問二子在家用功如何,老妻回答道:“寫是寫了,不過成事不足,敗事有餘,兩個都是二百五!”

其實,“二百五”俗語的由來,很可能與古代錢幣有關。古錢幣外圓內方,中間有方孔,所以古錢又曰“孔方兄”。古人為了攜帶方便,就用繩子從孔中把錢串起來。五百個錢串起來叫一吊,而半吊(子)就是二百五了!半吊子顧名思義就是不上不下,不夠十成的意思!



家鄉變成一年一度探親叙舊的想念

對於“哪兒的人”這個問題,史佳從來都毫不猶豫:深圳人。這種斬釘截鐵的語氣,還常見于青島人、大連人等等,他們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城市從所在省份中拎出來,帶着濃濃的自豪感,與廣東人、山東人、遼寧人區分開來。

事實上,我們所遇到的很多深圳人、青島人、大連人,並非當地“土著”,而是來自周邊的小城。比如史佳,她真正的家鄉是深圳旁邊的一個小鎮。不過大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“大城市”作為自己的身份標籤。

“第一是為了方便認知吧。”史佳解釋說,對初次見面且不能確定是否深交的人,你說一個偏遠的地名,還得解釋半天,太麻煩。

其次,“大城市”標籤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。“說自己是從深圳或者青島、大連來的,別人的第一印象是這些城市經濟文化都很發達,所以連帶着對你的印象也是偏向時尚、富裕的。這些小小的虛榮心會讓人在社交時更加自信。”

史佳眼見過一個山東同事介紹自己是“膠州人”,結果上海客戶立刻關切地問起革命老區的經濟發展狀況,並附加一些“你能在上海工作,朋友們很羨慕吧”等等的奇怪問題。結果那位同事後來就改口稱自己是“青島人”了。史佳自己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。在商場購物的時候,售貨員聽說她是深圳的,笑道:“哎喲,深圳老好的,你怎么跑上海來了呀?”史佳就故意嘆了口氣:“沒辦法呀,男朋友在上海啊,哈哈。”

“雖然是不相關的羨慕,是虛榮心帶來的小快樂,但生活不就是由這些小快樂小煩惱組成的嗎?不然像我這樣在上海工作的白領,一說是湛江旁邊某個小鎮的,對方可能第一印象就是鳳凰女,在人際交往時會莫名多出一份戒備心來。”

所以從2002年到上海開始,一直過了五六年,史佳在回答“哪里人”的問題時,總是說“深圳的,不過在上海工作生活。”她並不想簡化成“上海的”,即便她有了上海戶口,但一個外地人在上海,聽起來總像“滬漂”,立馬變成居無定所、為柴米油鹽奔波的勞碌形象。

不過當史佳在上海結婚生子之後,她的身份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。前兩年春節回家探親,聚會時大家開始介紹史佳說:

“她是上海來的。”史佳這才發現,當她在上海不時地強調自己的“深圳人”標籤時,她的老鄉們已經給她打上了“上海人”的標籤。

史佳並不抗拒這個標籤,因為從目前來說,這個標籤的附加分還挺高,“別人都會羨慕地說,哇,大上海來的啊。”

“更重要的是,‘哪里人’這個問題,其實最終決定于你自己的‘根’在哪里。”史佳發現,在上海工作生活了近十年,她與這個城市已經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。嫁給上海人,多了一大幫的上海親友;在上海工作近十年,有一份還算滿意的工作,有自己的職場圈和社交圈;生了個上海戶口的小孩,又多出一個媽媽寶寶網絡。相比之下,遙遠的家鄉變成了一年一度探親叙舊的想念。

現在再回答“哪里人”這個問題,史佳



你的家鄉在哪裡(下)

有時候會說“我是上海的”,細說起來,則是“我是深圳的,不過戶口是上海的,在上海工作生活很多年了。”

我到底是哪里人

孫耀祖以前很少說自己是“湖北人”,別人問起時,他總會回答說“十堰的”。這是城市自豪感使然。“十堰的經濟、治安都是湖北第一!”這個“80後”笑咪咪地說,“如果碰到別的湖北人,我一說是十堰的,就覺得在氣勢上強過他。”

不過,自從去廈門上大學開始,孫耀祖的城市自豪感就受挫了。室友的一臉茫然令他記憶猶新。“十堰,在哪兒?好像是中部吧?”後來大學第一堂課自我介紹時,孫耀祖就主動加了一句話:“我來自一個以汽車工業出名的城市——十堰……”

然而“十堰人”孫耀祖很早就決定,自己將成為“非十堰人”。“十堰是個移民城

市,我們遇到朋友都問祖籍是哪裡。我的父親是東北人,母親是杭州人,在十堰的親戚也沒有一個是湖北人,從小父母還有親戚都說,以後老是要去南方生活。”孫耀祖不會說十堰方言,也沒有特別的鄉土觀念,有時候遇到浙江人,反而讓他有親近感:“哎,我媽是杭州的,我們半個老鄉呢。”

如家人所願,高中一畢業,孫耀祖就去了南方。在廈門上學,在上海工作,拿了上海戶口。“十堰”的標籤越來越淡了,但孫耀祖並沒有找到可以代替“十堰”的標籤,很多時候說起老家,他依舊會回答“十堰”。孫耀祖從沒有覺得自己是“廈門人”。雖然他非常熱愛這個環境優美的城市,雖然這里有一幫讓他思念的好朋友,但他在這里只生活了四年。他也不覺得自己是“上海人”,雖然這里有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,有一些下了班可以一起吃喝玩樂的狐朋狗友,但他不會說上海話,在這里沒有親屬圈。“可能因為我在這兩個地方生活的時間還不長吧,只有工作、學習和朋友,隨便換哪個城市背景都差不多。”孫耀祖分析說。

因此對於“你是哪里人”這個問題,孫耀祖的答案經常因人而異。遇到不相熟的人,他會含糊地說自己是“湖北的”;親近一些的朋友,變成“湖北十堰的”,再熟一點兒的,他就會說到祖籍,說到自己的大學。

現在孫耀祖正着手準備GRE考試,他想趁年輕的時候多走些地方,到處看看。“如果到了國外,別人問起來,我會說‘我是湖北的,不過我在廈門讀書,在上海工作’,哎,這樣說起來好像很麻煩呢,如果我再換一個城市工作幾年,那這個介紹列表不是要更長了?”

但是這樣的城市履歷表正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年輕人身上。隨着經濟文化的發展,他們不再局限于一地生活,他們的足跡可能不會停留在一兩個城市,甚至還會走過很多國家。

“如果我在哪里安家落戶,把父母接過來,那我對這個地方的歸屬感會強烈一些。但要詳細說起來,我可能還會列一張城市履歷表出來,是因為我對每個城市都有深厚感情,還是沒有一個城市讓我最留戀?”

對還要在多個城市奮鬥的孫耀祖來說,“你是哪里人”是個挺複雜的問題。(文:林蔚)

Relax. And smile.

Hudec Dental

牙科診所

克里夫蘭 中國城

Dr. Lei Kao, DMD

WE ACCEPT CARE SOURC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

專業親切的醫療服務，彈性門診時間

嶄新的尖端醫療設備，合理的收費

提供值得您信賴的全家牙齒保健服務

精通英文，中文，及廣東話

2011年特惠 隱形牙套(invisalign)免費評估

最佳微笑服務

中文服務專線: (216) 881-5525 轉 2 麥小姐

地址: 3608 Payne Avenue, Suite 101, Cleveland, OH 44114

位於東37街 (E. 37th St.) 與平安街 (Payne Avenue) 交叉，鄰飛騰商場

網址: www.hudecdental.com